

人与自然丛书

ren yu zhi ran cong shu



【法】帕特里斯·弗朗塞斯希 著

矮人国寻踪

时波 ● 译

airen guo xunzong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法】帕特里斯·弗朗塞斯希 著
时波 译

Airenguo Xunzong

矮人国寻踪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兰州·中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矮人国寻踪/(法)弗朗塞斯希著;时波译. —兰州: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

(人与自然丛书)

ISBN 7-5424-0772-4

I. 矮… II. ①弗…②时… III. 俾格米人—普及
读物 IV. K1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1809 号

甘肃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甘图字:26-2001-031 号

矮人国寻踪	
作者	【法】帕特里斯·弗朗塞斯希 著 时波 译
组稿编辑	王郁明
责任编辑	祁庭林
封面设计	何伟
版式设计	王郁明
出版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发行	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兰州市第一新村 123 号)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兰州人民印刷厂(兰州市西固中路 1046 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7
插页	1
字数	172 000
版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20
书号	ISBN 7-5424-0772-4/K·7
定价	11.00 元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图书若有 破损、缺页可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谨将此书献给

我的四位兄弟；

米歇尔·莱塞夫、他的妻子和女儿法比安娜，
感谢他们的诚挚友谊；

埃帕塔，这是俾格米部落首领的儿子、骁勇的
猎象人，他无限追求文明。

目 录

前言.....	(1)
行前插曲.....	(5)
草棚做客.....	(21)
长途跋涉.....	(47)
营造渡船.....	(74)
深入腹地.....	(90)
林间葬仪.....	(107)
荒村之夜.....	(134)
人迹罕至.....	(160)
走向地狱.....	(173)
苦海余生.....	(189)
鸣谢.....	(216)
译后.....	(218)

前 言

在人类历史进入征服宇宙的阶段的时候,人们很可能认为,我们世代繁衍的地球上不再有人足未至的地方了。

其实不然……假如你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到自然博物馆里去翻阅人类学家考察亚马孙流域、新几内亚或其他一些类似区域后留下的研究性文献资料的话,你就会发现,地球上还有不少盘古以来人迹罕至的地方……

长久以来,我对地球上的“绿色地带”,特别是对非洲赤道附近的莽林怀有极大的兴趣和好奇。于是,我在 1974 年底决定,邀集我过去的三位非洲朋友,一起到刚果北部荒僻的原始森林里去做一次探险旅行。

那是一块 5 万平方千米的莽林,大树参天,沼泽遍地,里边生活着黑大陆最奇特的一个种族:俾格米族。

这些矮人分成若干群落,终年过着游荡的生活,在莽林中追捕野兽,偶尔也用树叶筑屋,在某个地方住上几天,他们的茅棚其外形宛如爱斯基摩人的雪屋。在人类的历史上,曾经有人记载过俾格米人的情况,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兼科学家亚里士多德把他们称为“一尺高人”。他们至今依然繁衍在中非,特别是在刚果北部尤为集中。

俾格米人把他们活动的这块区域称为“巴班加”，外国人类学家和探险家习惯上把巴班加叫做“矮人国”。这些矮人同非洲大陆苏丹以南的班图人截然不同。他们个子很矮小，身上多毛，皮肤呈红棕色。他们过着艰辛的原始生活，狩猎和采摘野果是这些矮人的全部生活内容。

出没于莽林腹部地带的俾格米人与世隔绝，至今仍不懂耕作、捕鱼和放牧。他们同班图人的关系十分淡薄。众所周知，直到 19 世纪还像谜一样吸引人的班图社会，在 20 世纪中期以来有了飞快的发展。因此，俾格米人常常受到班图人的奴役和剥削。

鉴于世界上很少有人知道在刚果北部难以进入的莽林深处，还生活着一群俾格米人，我就产生了一个将探险活动跟人种研究结合起来的念头，决心亲自到矮人国去考察一番。

我很快就邀集了三位伙伴，他们是于格·蒂桑迪埃、让-弗朗索瓦·泰斯和菲利普·罗兰。经过几次商量，我们一致决定到俾格米人中去生活 3 个月，然后用一至两个月的时间在矮人国里周游一圈，既在陆地上步行也在桑加河和乌班吉河上荡舟。在那里我们也许会发现迄今仍然是个谜的俾格米人。我们决定将这次探险的大本营设在特雷湖畔，该湖就在俾格米人出没的丛林的边缘。

我们还将这次活动命名为“巴班加-蓬戈探险”，巴班加就是矮人国之意，蓬戈这个词表示战斗和生存，另外有一种大猩猩也叫蓬戈。

这次远行的准备工作是在巴黎国民大学的一间学生宿舍里开始的。最重要的是筹集 6 万法郎和必要的物质。

为搞到这笔资金，我们花了 8 个月的时间，奔走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会见一切可能找到的赞助者。这期间所走过的路恐怕不少于我们在刚果的探险行程。

我们对巴黎单调的生活早已产生了厌倦情绪，为“巴班加-蓬戈探险”而忙于奔波，这倒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我们

凡人原先曾作过多次探险旅行，我们多么想再次回到那种富有魅力的真正的生活中去啊！我们对探险已经着了迷。那开阔无垠的空间吸引着我们。在我们的心目中，还有什么比了解别人和认识新的天地更重要的呢？

我们这些怀有好奇心的青年，常常对着世界地图做悠远的幻想。一个陌生的地名、一个生疏种族名称都会像投入湖面的石块在我们的脑海中激起层层涟漪。凡有人讲述自己的旅行，我们都要竖起耳朵细听。

正是在这种心情的驱使下，我们决心到矮人国去生活一段时期。我们要冲出这四面白墙围起来的小小天地，去发现、去探险、去搏斗；非洲的莽林在呼唤着我们，原始森林中的人们在等待着我们……

也许有人会说，冒险已成了一种毒品。此话说得有三分道理。如同一切爱好那样，某种生活和自由观念连同生活目的本身都会引起人们一定程度的反感；有些人不愿意怠溺于舒适生活，不愿意沉浸在浑浑噩噩、单调乏味的思想状态之中……

我们为这次旅行准备了8个月。我们遇到了难以想像的困难，有些困难似乎是无法克服的。我们这四个穷学生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人家不相信我们会干出什么名堂来。

应当战胜一切困难。我们没有被困难吓倒。在我们不懈的努力下，一些基金会和协会慢慢地对我们刮目相看了，它们对我们的冒险行动产生了兴趣。

出发前几天，我们就把筹集的钱都买了必要的物品。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我们背起行囊上了路。

为我们提供资金的单位有：全国探险捐赠基金会、报纸基金会、科达报道基金会等组织。

下面我请读者阅读这本探险游记。但愿沉湎在沉闷的日常生活之中的青年人能从这本游记中汲取力量和乐趣。

矮人国寻踪

如果这本书能引起他们去发现、去探险,去认识新天地的欲望的话,那么,我也就别无它求了。

巴黎 1976年4月20日

● 行 前 插 曲

我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布拉柴维尔：1975年6月24日，21时

站在布拉柴维尔传道团所在地的一个游廊里，斜依在阳台粗糙的木栏上，我侧耳细听着这个热带城市夜间的各种声音：蟋蟀在唧唧地叫，许多飞虫在天花板上撞得啪啪直响……

一阵阵令人爽心的凉风吹拂着这座淹没在绿色树阴下的都市。在隔壁房间里，菲利普已经进入梦乡，另一个房间里的于格和让-弗朗索瓦也已鼾声大作。经过数月的奔波劳碌，他们该美美地睡个踏实觉了。静谧的夜啊，我仿佛进入了万籁俱寂的仙界幽境，实在令人陶醉。

飞机真有神奇般的作用。它一起飞，不消几个小时就把我们从一个世纪送进了另一个世纪，从现实送进了梦幻；它使我们摆脱了单调乏味的世界，走上了探险的征途。不过，在我们即将开始的行动中，并非始终充满诗情画意，并非一帆风顺，也许正是这一点才使我感到由衷的幸福……

我们能出现在布拉柴维尔这个传道团洁白的房间里，那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缘。飞机在布拉柴维尔机场降落，当我们看到谁也不来接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只好向一位传道士求助。当时他正在马亚马亚机场大楼的前厅里踱来踱去，我们请求能在他那留宿一夜。

万事开头难。我们来到海关检查站，海关职员用怀疑的眼光

盯着我们庞大的旅行袋。他要检查口袋,我们只好把里面的东西统统倒了出来。面对一大堆胶卷、相机和电影摄影机的巨大镜头,他立即挑剔起来。最后,他干脆把旅行袋里的东西统统没收了。住在殖民地丛林中的殖民者常说的一句话应验了:到非洲去必须带两只箱子,第一只装耐心,第二只……仍然装耐心。这难道是应付百事的灵丹妙药吗?我感到主要的问题是这里的文化、生活节奏和对待事物的态度同我们那里完全不一样。

我不禁暗自思忖,任何一次大的探险活动莫非总是以不如人意的小事开始的……

当东方泛白,第一道晨曦抹上布拉柴维尔这座热带城市时,我们内心感到无比激动:多美的风光啊!头天夜里,浓重的夜色和久久不能成眠时的烦躁情绪使我们未能领略这异国他乡的旖旎景色。眼前这陌生的世界不能不叫我奇妙之感油然而生。

布拉柴维尔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它饱经殖民时期的风霜。著名的刚果河从它的右侧奔腾而过,不远处就是斯坦利河口,那是全国各地农产品的集散地。与布拉柴维尔隔河相望的是扎伊尔的首都、极其现代化的金沙萨市。我的头一个印象是布拉柴维尔与黑非洲法语国家的所有城市截然不同。

难道这能算得上一个都市吗?它的居民区散落在一片浓密树林的海洋里,相互间离得甚远,有的被湖泊、公园隔离了起来。乍看上去,很难发现它有什么真正的闹市和市中心。西方人面前摆着的是现代生活带来的生态平衡问题,而刚果人面临的则是工业落后的问题。

刚果这个国家,只有 300 千米的柏油公路和 510 千米的铁路,这是刚果赖以发展的两条命脉。作为公路、铁路和内河航行的中心,布拉柴维尔渐渐成了行政中心,但它的工业不发达。

这是一个生活幽静的城市。我的眼光离开那欧洲化的现代住

宅区，落在波多—波多居民区，那里才是真正的非洲景色。

现代化高楼大厦同低矮的泥墙矮房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所到之处，我们在这个城市始终感到政府为使人民理解刚果社会主义的真实含义已经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大街小巷红色标语牌到处林立。

在殖民统治时期，布拉柴维尔是天主教最为盛行的地方之一，甚至每个人都起了个法国名，有的叫保罗，有的称皮埃尔。直到今天，两种思想意识仍然在老百姓的头脑里展开着激烈的搏斗。

非洲人的世界主义思想——实际上是四海为家、八方谋生的思想——在布拉柴维尔不甚流行，不过，在当地人称为巴纳—巴纳的土巷里，塞内加尔人善于经商的影响还是不难觉察的。大街上没有沿街乞讨的孩子，但到处是出售廉价工艺品的商人，他们为达成一笔微不足道的买卖，可以缠着你久久不放。然而，要是没有这些小商，这个城市就会枯燥乏味，没有生机。

市民们是殷勤好客的，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布拉柴维尔的真正灵魂。只要你拿出一点诚意，表示出一点友谊，非洲的大门总是向你敞开着的。

我们在布拉柴维尔奔跑了几天，来往于机关办公室之间，努力

谋求当地人的帮助和支持。但是，从办事拖沓的作风中我们发现，本地人似乎生性就不喜欢探险旅行。

法国大使馆文化处、世界旅行社办事处和扶轮社副董事长都保证支持我们的探险计划，并引荐我们到刚果政府各部门去交涉。我们的惟一要求是刚果当局允许我们带上猎枪，并准许我们拍摄电影。

在科学院生物实验室里，我们无意中了解到有关特雷湖有趣的情况。

实验室主任是一位热情洋溢的法国人，他潜心研究白蚁的习

性和生活。这位主任在堆满学术资料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我们。

正如见到大部分法国人那样，我们在他办公室刚坐定便开门见山地向他叙说了这次探险的真正意图。跟刚果人可不能这么直来直去，因为他们把与文明隔绝的俾格米人视为自己民族的耻辱。

“你们到特雷湖去。”生物学教授和蔼地说。“请多加小心，那是个十分危险的地方。有许多传说表明，那里简直是个外人难以涉足的禁区。前不久，法国海外科技研究局的一位水利专家曾打算从利夸拉草地出发进入特雷湖区。艰辛跋涉数天之后，为他扛行李器械的本地人中途不见了。无奈，他只好雇了一条大木船，经由无数条小河最后返回出发地利夸拉。土著人告诉他，人们之所以不敢到特雷湖去，那是因为那里有魔鬼出没，谁去都会遭到雷击。他不听这一套，毅然只身出发去特雷湖。真是不幸，最终他没有能达到目的：当他离湖区还很远的时候，突然雷声大作，一个响雷在他的木船上空爆炸。他被烧得遍体鳞伤，立即用随身携带的发报机发出了S.O.S.呼救信号，人们帮他逃离了险区。这一件事使业已家喻户晓的传说更富有传奇色彩。我认为你们难以在特雷湖附近建立你们的大本营。”

是的，在特雷湖立脚恐怕是凶多吉少。但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更想到那里去冒险一番。现在万事俱备，完全可以去那里亲身体验魔鬼的威力。特雷湖区对我们的吸引力有增无减……

又是一个夜晚，我们利用不多的时间在熟悉布拉柴维尔市，进一步认识了它的底蕴。幸好这里没有蹩脚的导游缠身，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到处走走，同邂逅相遇的陌生人随便地聊聊。这是同当地人打成一片的惟一有效的办法。旅馆、饭厅、汽车，这一切把外来的游人同当地人隔离了起来。不管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这样的互不往来的状况只能加深两种文明之间的鸿沟。

我们偶然遇见了一位名叫罗热尔的小伙子，他曾在法国呆过很长的时期。他也许一眼看透了我们要比游人做更多的事的心

理,便把我们领到了布拉柴维尔最典型的居民区,即波多-波多居民区(也叫泥屋区)。

泥屋区同别的商业区和现代化住宅区截然不同,真有天壤之别。几盏昏黄的路灯向一条笔直的街道投下吝啬的灰光。街道两旁蹲着参差不齐的小木屋和泥屋,屋顶全是用生锈的铁皮盖成的,高大的棕榈树覆盖着这些住宅。从所有的咖啡馆飞出的是非洲乐曲,达姆达姆鼓低沉浑厚的声音构成了每一支曲调的主旋律。在尘土飞扬的人行道上,露天的摊商炸着鸡,烤着肉,香气扑鼻,令人垂涎。许多人家的屋檐下,硕大的铁锅里棕榈油在沸腾,金黄的带馅炸糕叫人直淌口水。从达喀尔到尼亚美^①,从阿比让^②到布拉柴维尔,我们都吃到过这种美味的食品。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些城市里时间老人的步伐似乎停止了一样,圭亚那卡宴市的“小海湾”、达喀尔的“伊斯兰教徒区”等地方,那迷人的音乐、醉人的香味和耀眼的灯光使人流连忘返,失去了时间的概念。在那里,外国旅客的护照如同狂欢节上木偶披的衣服一样多余,人们可以不分国籍地在一起尽情欢乐。

我们在一家咖啡馆的一张四条腿长短不一的木桌旁坐下,这家咖啡馆的名字十分古怪,叫什么“聚会咖啡馆”。我们一边喝着当地带苦味的啤酒“普里穆斯”,一边向新结识的朋友罗热尔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罗热尔也给我们谈了特雷湖的情况。他强调说,湖区生活着一群“豹人”,他们凶猛无比,不许外人涉足他们的禁裔。罗热尔的叙述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可惜他说不准那些“豹人”——俾格米族矮人——究竟居住在哪里。

第三天,在生物学教授、罗热尔和一位白人神甫的帮助下,我们不费多大周折便在红旗中学租到了一间房,作为我们在布拉柴

① 达喀尔为塞内加尔的首都,尼亚美为尼日尔西部城市。——译者

② 阿比让为象牙海岸首都。——译者

维尔固定的办事地。

这是一个很大的房间，里面足可以放下四张草垫供我们睡觉。不过，我们宁愿在院子里挂起吊床来睡觉。我们早已准备好了在丛林里过夜的用具：每人一张吊床、一顶蚊帐和一块盖在上面不透水的防雨布。

法国驻布拉柴维尔大使馆开始认真地对待我们了，馆员们再也不把我们看成是嘴上无毛的小伙子。在这个过程中菲利普有很大的功劳，从我们到达布拉柴维尔的头一天起，他便在使馆人员面前大显身手，拿出了自己的全部本领。我们第一次来到大使馆的那一天，一群刚果雇员把我们围在大厅里，菲利普灵机一动，决定要拿出点魔术师的戏法来给大家看看。于是他吆喝着让人围成一圈，伸出双手啪的一拍，空着的手里钻出一条蛇来——其实那是一条仿制很逼真的塑料蛇，在场的人被这蛇吓得面如土色。我从来没有见过人们如此迅速地爬上椅子或躲到窗帘后边：雇员们你拥我挤，四处逃跑，不少人被撞倒在地……我们几个见此恐慌场面，不禁前俯后仰，笑出了眼泪。当他们恍然大悟，明白这是在闹着玩时，他们一个个又围了过来，学习变戏法。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帮了我们的大忙。

使馆文化处的法国同胞给了我们热忱的支持。罗什贡德和杜亨邀请我们参加文化处的晚宴，席间我们结识了一位热情的朋友，此人就是恩古瓦比总统的私人飞机驾驶员马泰上尉，这可是个有用的人物。他向我们介绍特雷湖说：

“这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湖泊。为了揭开它的面纱，我曾驾驶直升飞机在湖面上空盘旋过。在湖面上空进行垂直升降时，机上各种仪表全部失灵。我在低空拍了不少照片，请不要怀疑，返回机场后冲出一看，胶卷都是白的，什么也没有照上。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是不是……大家都认为，过去有一颗陨石坠入湖底，否则，如何解释这些磁现象呢。”

他也许说得有理。不过，谜仍然存在。

经过多方交涉，费尽了种种周折，我们终于取回了被海关扣留的全部物品。我们将这些东西托付给刚果商业银行的行长科里奥先生代为保管。这样，我们起程探险前这些物品就再也不会失窃等危险了。

我们在红旗中学安顿不久，便同一位在刚果定居了20年的法国人取得了联系。这位名叫勒塞夫先生长着稀疏的黑发，鼻子下蓄着一络逗人喜爱的小胡子。

出外旅行可以遇到不少本乡同胞，但像勒塞夫一家这样慷慨大方的人却是难得见到的。

勒塞夫同他殷勤好客的妻子和迷人的女儿在他舒适的别墅里招待了我们。客厅里摆满了猴子、飞鸟和狗的模型，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而且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他们让我们观看了俾格米人和巴代凯人用的各种物品以及大猩猩的脑袋和手的标本，所有这一切令人叹为观止。马永贝丛林里和克里斯塔尔山脉中，这种大猩猩成群结队，十分活跃。它们体长2.20米，面目相当可憎。据说在刚果北部生长着一种叫做平原猩猩，躯体较小，但最好不要在半路上遇上这种动物，因为它们性情凶猛。

连日来，我们的食谱非常单调：香蕉、花生、菠萝、橙子和带馅炸糕成了刚果各社团欢迎我们时宴席上的主要食品。勒塞夫用法国人爱吃的各种菜肴招待我们，叫我们一个个大解其馋，饱餐了一顿。

吃罢饭后，米歇尔·勒塞夫又在客厅里请我们看了一场电影。这是他亲自到俾格米人中间去拍摄的。我们大开眼界，对这个部落有了一个基本的概念。

我们在布拉柴维尔的短暂逗留期间，只要一有空闲，就跑到米歇尔·勒塞夫家去做客，在那里我们度过了气氛热烈的几个夜晚。

后来当我们在探险途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敢回味那段愉快的时光,生怕会影响大家战胜困难的决心。

星期六,6月28日

多亏米歇尔·勒塞夫的安排,我们有幸结识了一位生活在殖民地丛林中的男子,他40岁上下,一生中没有离开过中部非洲,名叫芒然。这是位好斗的勇士,经常出没于刚果北部莽林,以猎象为生,因此对北部地区了如指掌。

我们跟这位本地人详细讨论了各种情况,最后改变了原先制定的路线,放弃一来就进入最危险的特雷湖区的计划,把该湖作为我们探险的最后一站,那时我们对那片莽林将会有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躺在红旗中学我们驻地的石板地面上,我们仔细地研究着地图。大家选定的路线要经过韦索和因普丰多这两个地区。我们的计划如下:先找一条船,坐船沿刚果河和桑加河直抵韦索南部40千米处的波科拉林场,然后上岸徒步穿越丛林,接近贾卡湖。据芒然说,那里就生活着俾格米人。

我们将在俾格米人中间生活两个月,接下来再开始此次探险的第二阶段活动:轻装深入莽林腹地,穿过“卡布恩加地”,最后到达特雷湖,以便搞清楚那里是否生活着迄今不与班图人接触的俾格米人。

行动方案大体已定,只待出发日子的选定。

在红旗中学的校园里,我们隐蔽起来,观看一场别开生面的格斗:白蚁同“古斯古斯”之间的生死搏斗。“古斯古斯”是一种非洲飞虫,它在沙中挖一漏斗状小坑,像蜘蛛在网上伏击苍蝇一样躲在洞后等待白蚁跌入陷阱。

我们拿着照相机和放大镜躲在古斯古斯挖的小坑附近仔细观